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文字、语音、语法、修辞、语汇、语义、方言土语、语讳口彩、称谓语、俗语、数、隐语行话诸多方面，揭示了它们与民俗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实用民俗语言学产生、范围、特点及民俗语言的运动规律

曲彦斌 主编

中国民俗语言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H0
Q.800

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民俗语言学

曲彦斌 主编



86894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何礼蔚

中国民俗语言学

曲彦斌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190,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21-1185-7/I·903 定价：14.70 元

前 言

一种新的学科的诞生，是社会知识积累至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继承并发展以往科学成就的结果，社会的需要则是促使其破土而出或迅速发展的必要因素。民俗语言学的出现与发展，也是这样。

民俗语言学是一个多缘性的科学领域，同许多科学领域有着与生俱来的边缘性或交叉性的内在联系。因而，它一经诞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一些领域得到借鉴或应用。

在此情况下，急需一部既能反映现阶段民俗语言学理论研究水平、而又可供教学使用的《中国民俗语言学》来满足社会需要。在此之前，尽管已出版有《民俗语言学》，但它的宗旨在于试图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构建学说的基本理论体系，难于兼顾供一般读者阅读、教学等诸方面的具体要求。

民俗语言学不仅在语言与民俗之间具有双向性，而且还显示着较强的多缘性、综合性、实用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使这样一门新的科学知识，在有限的篇幅内简洁、明了、系统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同时又要适应教学的需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鉴于本书这一性质，我们以《民俗语言学》一书框架为基础，吸取了有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重新确定了本书的篇章结构，力求能较为系统地反映民俗语言学的概貌。

鉴于这门科学涉及的领域较广，我们尽可能就不同专题邀请对其直接相关的领域向有研究的专家担任撰写人，同时在本书性质和体例容许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作者的独立见解，借以

使本书更富有生气。先由各章作者按分工向主编提出该章摘要和各节选题,商定后分别撰写,最后由主编加以审订、增删、定稿。

各章撰写分工如下:曲彦斌:前言、第一章;傅根清:第二章、第三章;李铁根:第四章、第十六章;余云华:第五章、第十一章;孙汝建: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王佐:第八章、第十章;曹志耘:第九章;苏金智:第十二章、第十五章。

曲彦斌

1992年7月26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学科产生的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	(5)
第三节 民俗语言学	(8)
第二章 文字与民俗	(11)
第一节 古文字与民俗事象	(13)
第二节 文字形体的崇尚和避忌	(20)
第三章 语音与民俗	(28)
第一节 语音崇拜	(29)
第二节 语音避忌	(34)
第四章 语法、修辞与民俗	(42)
第一节 民俗在词法中的反映	(43)
第二节 民俗在句法上的反映	(45)
第三节 民俗在词语选择方面的反映	(51)
第四节 民俗在句式、辞格选用方面的反映	(56)
第五节 修辞语境中的民俗	(60)
第五章 语汇、语义与民俗	(61)
第一节 语汇与民俗	(62)
第二节 民俗语义	(72)
第六章 副语言习俗	(80)

第一节	副语言习俗的缘起、特质和类型·····	(80)
第二节	特殊音响语言与习俗·····	(83)
第三节	一般音响语言与习俗·····	(84)
第四节	物体语言与习俗·····	(86)
第五节	人体语言与习俗·····	(88)
第七章	方言与民间文化·····	(92)
第一节	方言的演进与地方文化风貌·····	(92)
第二节	方言词语的民俗文化内涵·····	(97)
第三节	方言接触与民间文化交流·····	(104)
第八章	称谓语俗·····	(112)
第一节	称谓概说·····	(113)
第二节	称谓语俗的特征·····	(117)
第三节	汉族称谓语俗举隅·····	(122)
第九章	语讳与口彩·····	(129)
第一节	语讳·····	(130)
第二节	口彩·····	(140)
第十章	俗语学·····	(146)
第一节	俗语概说·····	(147)
第二节	俗语与民俗的联系·····	(149)
第三节	俗语中的民俗内容举隅·····	(153)
第四节	俗语的民俗语义和非民俗语义·····	(157)
第十一章	民间隐语行话·····	(161)
第一节	民间隐语行话概说·····	(162)
第二节	民间隐语行话与中国文化·····	(178)
第十二章	数与民俗·····	(183)
第一节	数的灵物崇拜与信仰习俗·····	(184)
第二节	数与命名习俗·····	(188)
第三节	数与婚丧喜庆习俗·····	(190)

第四节	数与衣食住行·····	(192)
第五节	数与岁时习俗·····	(195)
第六节	数与神话传说·····	(197)
第十三章	民俗语言的社会差异及其流变·····	(201)
第一节	民俗语言中的共变现象·····	(201)
第二节	民俗语言的社会变异·····	(206)
第三节	民俗语言的社会差异·····	(211)
第十四章	民俗语言与社会交际·····	(216)
第一节	民俗语言交际中的语义剪刀差·····	(216)
第二节	语言的民俗积储现象·····	(219)
第三节	语言交际的民俗障碍·····	(222)
第十五章	民俗语言与跨文化交流·····	(226)
第一节	异文化背景的言语信息转换·····	(227)
第二节	民俗语言与对外汉语教学·····	(233)
第三节	民俗语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	(236)

第一章 导 论

民俗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它直接脱胎于语言学、民俗学,完全突破了原来各自学科的界限,通过交叉、延伸,形成了更为开阔的科学视角和研究领域。它是继承、借鉴了多种传统科学和现代科学成就发展而来的,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

第一节 学科产生的文化背景

在世界文明史上,语言与民俗现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人类自从其他动物种群中脱离出来,在他们从事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语言的创造与使用是他们造就自己的重要因素。然而,语言研究却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人类掌握说话本领到产生语言科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同样,尽管民俗也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文化,远在原始氏族社会时,“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①人们始终生活在一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之中,而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存在,迄今只有一个多世纪光景。

有幸的是,当民俗学诞生之际,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作业”的调查中,已开始注意到土著居民语言同各种社会风俗事象的固有联系。在此背景下,原本作为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民俗学,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很早就将方言土语、俗语谣谚等民间口碑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纳入了本学科的范畴。事实上,世界各国民俗学科的建立,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发展而来,是从研究民间口头语言艺术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关于民俗语言现象的研究孕育了民俗学,为之先行奠定理论基础和积累实践经验的,则是文化人类学。

无独有偶,语言学对语言与民俗事象关系的注意,也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科学意识为媒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人类学家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 1886 年对太平洋东北岸温哥华岛印第安人部落的调查,著有《美洲印第安人语言手册》、《种族、语言和文化》;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 (B. K. Malinowski, 1884—1942) 1914 年对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著有《西太平洋的探险队》、《科学的文化理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法国人类学家、西方结构主义学派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1908—), 1934—1937 年间每周末对巴西圣保罗城郊印第安人的连续调查,著有《亲族的基本结构》、《野性的思维》等。这三位学者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都把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语言放在一起研究。他们都到这些民族中间生活若干年,会说他们的语言,了解并欣赏他们的风俗,熟悉他们的传统,因而并没有把其中某一方面分离出来。他们都取材于异乡他域欧洲文明未到之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最纯净的民俗和语言材料。所不同的是,博厄斯注重语言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使用的场合,列维-斯特劳斯则提出“结构”这个概念来贯通语言和风俗。也就是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业已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俗的固有联系,从这一科学意识出发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并由此抽象出各自的相关学说。这些学说不仅直接冲击了传统语言学理论,也在众多科学领域产生了强烈影响。如博厄斯的功能主义、列维-斯特

劳斯的结构主义,其影响之大与广泛,都是始料所未及、不可低估的,甚至被视为科学领域的革命。

此外,人类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亦曾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探讨“语言、种族和文化”时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其“底座”则是种族,亦即“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①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虽然不兼人类学家,亦同样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②至当代,有些语言学家又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出色的文化现象”。^③为所构成的文化形态概括为“语言文化”的思想,是十分近似的。

以文化人类学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理论为基础,先后形成了人类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等学科。即或本世纪六十年代方正式提出的社会语言学,亦将其源头追溯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对语言文化的研究,认为“他们的著作中谈到语言的部分都可以视为社会语言学”。^④鉴于如是说,尤应视为近代民俗语言学研究之滥觞,似乎要更为切近实际。本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曾组建有一个名为“民俗语言科学学会”(Vereins For Volk-skunde und Linguistik)的团体,并出版《民俗语言科学学会年报》。^⑤此间,日本出版了由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弟子们合著的《国

① 爱德华·萨丕尔《言论》中译本第18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 [日]田中春美等《语言学漫步》中译本第22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 许国璋《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第15页。

⑤ 《中国民俗学论文选》第72页,杨成志《现代民俗学——历史与名词》,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据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建立俄语国情语言学并成立了专门小组。1978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了M. A. 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此间,还出版了由英、苏学者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是国际上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活跃的时期。曾从早期文化人类学语言与文化综合田野作业深受启发的社会语言学,很看重这种民俗语言学方法。曾任美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语言学委员会委员的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 1927—),尤其注重这一方法,其主要观点集中于1974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种民俗学的研究》一书。值得注意的是,海姆斯本人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而且,与这一学科直接相关的社会学,亦很注重民俗学方法,并将民俗学纳入本学科的分支。

凡此,从文化人类学对民俗与语言的综合性调查研究^①,到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文化”概念的基本认同,以及民俗学的语言调查和社会语言学对民俗学方法的采纳,均为民俗语言学作为一门新的人文科学学说在当代出现,创造了必要的学术条件,进行了富有意义的理论积累。尤其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田野作业内容,其本身就是以民俗语言为对象的科学调查。不过,类似的工作,中国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实践并形成专门制度,这就是周、秦时代为辨风正俗而进行的采风,由此而来的代表性成果则有《诗经》、《方言》、《乐府诗集》、历代俗语辞书、谣谚专集,以及历代史志的有关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对这一传统缺乏必要的、系统的研究和阐释。换言之,仅仅将之视为一种文化传统和制度,而没有作为科学

① 文化人类学认为,包括语言、民俗等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拼凑的组合,而是互相适应、和谐一致的。

来梳理。尽管如此，仍不失其作为民俗语言调查的先行实践的科学意义。

民俗语言学理论的先导，是文化人类学的有关学说、科学意识与实践。因此，就民俗语言学的发生轨迹及其学科性质严格而论，应属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至于它往往被引入一些相邻、相关学科，不仅在于理论、对象及方法的交叉，更在于它为之提供了某些富有价值的理论启示与借鉴，以及可资利用的材料。正因如此，这门学科一经诞生，就表现了旺盛的发展势态，迅速获得积极的反响，致使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一时同步开展，显示了这一新兴学科的社会意义与发展前途。

第二节 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

业已习惯称为“民俗语言”的，是“民俗语言文化”的泛称。实际上，它包含了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两种形态。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则的符号系统与信息载体。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机能和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使人类脱离并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群的基本要素之一。它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发展思维、创造文明的工具，是人类传播与积累文化的载体。

民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久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的总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模式。

相对主流形态的、正统的“雅言”文化而言，以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为主体的民俗语言文化，是语言与民俗双向涵化运动的产物，是人类语言文化的非主流形态，但却是主流形态的原生态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所谓“涵化”，是指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或社会，在长期交往中，自然发生的相互影响、相互浸透的双向作用过程，及其结

果。涵化的过程受到人类学家的特别重视。当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进入集中的直接接触，结果造成其中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原来的文化形式发生大规模变化时，涵化就产生了。“民俗”与“语言”之间的“涵化”，是两种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浸染的结果。这种涵化，主要发生于同一文化传统内的语言与民俗之中，对异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排斥性，但也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跨文化涵化的可能性，即一种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俗语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涵化，则主要是指不同文化共同体间的“异体”跨文化传播中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民俗语言文化的跨越文化形态、文化层次的传播与涵化运动，则是它正常的规律性运动。

考察民俗语言文化诸事象后不难发现，有些民俗色彩较浓，有些民俗色彩较淡；更多的民俗语言文化事象反映着民俗学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重合。例如，俗语及禁忌语、口彩语等民俗语汇，以及各种巫术语言现象，一向都是语言学、民俗学共同关注的内容。在民俗学分类或调查提纲中的有关语言方面的内容，往往大都同样存在于语言学分类及调查范畴之中，两者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

“谢天谢地”，至今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用以表达如愿、感激心理的口头禅，说者与听者，在现实具体言语交际中都不会有其他理解或联想。然而，究其实却源自人类原始的自然崇拜信仰民俗。同样，以“阿弥陀佛”来表达类似语义者，未必都是佛教徒。凡此可知，各类民俗语言文化事象虽然直观地表现为寻常的口语形式，但其中却往往浸染、凝积着深厚而丰富的民俗要素。各类民俗语言或民俗语言现象，大都能够在丰富多彩的民俗中寻得它的直接源头和内容。

所谓“民俗语言”，不是“民俗”与“语言”的简单相加或一般合成，而是经约定俗成、获得广泛认知、习用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的主体，由俗语与民俗语汇两大语类构成。

无论语言学界还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界,关于俗语概念的界定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于海外学术界的说法,亦往往同国内相参差,或相去甚远。则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所致。就汉语民俗语言的俗语性质、特征而言,它是指包括口语性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其中,泛指地方色彩较重的通俗性和语词的俚语,尚属外延比较宽泛的处于游移状态下的概念;有时用指俗语其他语类,有时则专指方言土语、禁忌与口彩语、民间流行习语、粗俗语等民俗语汇,皆就具体内容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仅就广义俚语而言,姑列为俗语品类。

民俗语汇,是各种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汇。如俗语与俚语概念间的交叉,若就作为语言材料这一功能特征而言,俗语亦堪谓民俗语言中的一种典型民俗语汇。但就形态构造特点而言,俗语以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形式为主体,即以“语”为基本特征;而民俗语汇则以词的形式为主体,即以“词”为基本的形态特征,其具体品类如:方言土语词,俗语词,晋语、秒语等粗俗语词,禁忌、口彩语,以及语词形态的民间秘密语、民间流行习语、口头禅、非隐语性行业习惯语等。

无论俗语还是民俗语汇,都是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言文化符号,这是民俗语言最本质的内部特征。民俗语言的外部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功能方面,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活跃、最富于民间社会生活色彩的通俗语言材料。

民俗语言现象,或谓语言民俗,是以言语习俗和民间口头语言艺术为主要类型的民俗语言文化形态,是应用民俗语言或言语交际活动中产生的语言文化现象。

民间口头语言艺术,亦即民间文艺,是以口头创作、口耳相传为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的文学艺术,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说唱(戏曲、曲艺),以及语言迷信中的咒语、谶语等;或言

之,是以说、唱、讲、诵为表达方式的民俗语言艺术。俗语除其固有的民俗语言性质外,亦兼具民俗语言艺术属性,是一种跨形态的民俗语言文化语类。

言语习俗,是言语活动中以语言要素、语言形态为本位所产生并传承、积淀的语言文化现象。它是语言要素、语言形态适应社会言语交际活动需要的产物,如副语言习俗、数习俗、称谓语俗、言语风尚、城乡等地域或群体性语俗、人名、绰号以及涵化于语法、修辞、语音、文字诸方面的习俗惯制要素,等等。

相对民俗语言形态而言,民俗语言现象是言语行为中关于表达方式的习俗,因而又可称之语言民俗。前者主要是语言材料,后者主要是规律性、模式化的行为方式。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前者为后者运动过程所用,而后者更突出表现为这种过程的产物,两者相辅相成。

第三节 民俗语言学

民俗语言学,顾名思义,即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或可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它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方法、材料,对语言、言语与社会习俗惯制等民间文化现象进行历史考察,并指导应用的一门人文科学。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交际与思维的主要工具,思想的直接现实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人文意识形态,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民间传承模式,口头语言是它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有些民俗事象直接表现为语言或言语形态。语言与民俗在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中,长期相互影响、涵化,产生了民俗语言文化形态。

民俗语言学,是以民俗语言文化为研究客体的科学。它科学运行的机制、运动规律及社会功能,主要反映在它如下一些基本特

点之中。

双向性 语言与民俗及其双向的涵化运动，是民俗语言文化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本体和直接现实。民俗影响语言，语言的运用也影响着民俗，相互浸染、涵化的结果产生了民俗语言文化。民俗语言学不止从语言研究民俗，从民俗研究语言，更主要的是以民俗语言文化为研究对象。因而，就难以像语言社会学属社会学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属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那样，简单地按此命名习惯将民俗语言学理解成语言学分支，认为语言民俗学是民俗学分支学科。虽然它与语言学、民俗学保持着血缘关系。

多缘性 除语言学、民俗学外，民俗语言学还同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及公共关系学等许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存在着广泛的多边联系。这当中，有些是从语言学、民俗学那里沿袭下来的“先天”联系，如同民族学、社会学等；有些，则是缘其特定的科学视点而联姻，如同文学、公共关系学等的联系，是它作为独立学科所必然产生的外部现象。至于同有关学科分支的次生性层次的联系，就更为广泛了，单是同语言相关的即有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这种多缘性特点，构成了民俗语言学的外向型性格。

综合性 同多缘性相对应的，是它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这一特点，亦同语言学、民俗学的“遗传基因”相关。民俗语言与民俗语言现象诸语类(俗语、民俗语汇)、现象(口头语言艺术、言语习俗)，以及下一层次的各种品类的交叉、兼类情形，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综合性。例如民间秘密语这一民俗语言文化形态，就其形式来看，存在有语词、谣诀、话语及副语言习俗的等多种。在民俗语言学的分类中，我们将之划为民俗语汇的品类之一，主要是就常见的语词形式的民间秘密语而言。至于谣诀、话语、副语言习俗的以及以改变语音构造的民间秘密语，如天帝会的“口白”、“茶阵”谣诀，历代的反切式秘密语，则当分属民俗语言现象的口头语言艺术和言